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林蘭香 第五十八回 祭中元春畹傷生 悲重九雲屏謝世

來去人生類轉環，小星獨見彩衣班。 餘田饒有國香在，落葉空林自改顏。

卻說耿順自生耿佶，一家歡喜非常。作三朝，辦滿月，十分鬧熱。誰知傷因喜至，樂極悲生。本月十五，節又中元。小戶人家，俱都拜掃。是日雲屏、愛娘、春畹仍是會齊，一同上墳。春畹因得了孫兒，在棠夫人、耿朗墳前痛哭兩場。回至半途，恰又在燕御史墳前經過。春畹獨自拜過墳墓，又看那各處的林亭，想起當年與夏亭、秋階、冬閣隨著小姐來墳上時，看他們在何處放煙火，在何處打鞦韆，在何處抖風箏，在何處鬥花草，在何處捕蝴蝶，在何處招螞蟻，在何處黏螞蟬，在何處挖蟋蟀，少年情事，宛然如昨。轉眼間好似一場春夢。看墳人奉上茶水，春畹飲畢，又到夢卿昔日題詩的所在。但見那牆上石灰，光如玉版，亮似銀盞。棠花照舊紅，蕉葉依然綠，與昔日光景一毫不差，又不覺淒然淚下。又望北看見一帶新牆，數間新屋，叢叢矮樹，細細小山的去處，知是全內相移葬的佳城。

春畹令侍女鋪了拜褥，遠遠的拜道：「老公公生前正直，死後靈明。家小姐受恩未報，今日當令耿順走拜墓下。但既告病在家，不便招搖耳目。無奈何，春畹替拜了罷？」拜畢，猶自流連不捨。

性瀾、情圃再三勸解，方坐橋回家。才進城，便有家人迎著稟道：「季親家太爺在任病重，副將不善調度，海寇猖獗，朝內有人舉薦太爺前往署理，若朝命一下，便要起身了。」春畹得知，即刻到家向耿順道：「此莫非又是曹、石奸計？你若仍以病辭，他必以托病規避題參。你若出頭應命，他又必以少年喜事劾奏。況且曹、石兩家子弟現俱擁兵列鎮，何必用此閒散世職？你須索由他罷了。」不兩日，果然有旨宣耿順入朝。

才到東華門，早有邊報，奏到季狸病已大癒，指揮各鎮大奏勝功。用耿順不著，耿順依舊回家。曹、石因參耿順：「今日聞命趨朝，可見從前患病是假，理宜革退，以警愚頑。但平素奉職尚無大惡，著罰俸祿十年，家居省過，候旨起用。」耿順得了此旨，正好韜光養晦，自在逍遙。春畹卻因中元上墳出城受了早寒，又遇發汗過多，正合著「汗為病之媒，風為汗之本」的話，成了一個瘧疾。臥牀一月有餘，至八月中秋以後方始平復。雲屏、愛娘接去過重陽佳節，愛娘笑道：「四十八，養個母癩瓜。今日的花糕菊酒，恰好改作湯餅會了。」雲屏當真的教侍女取了各色菊酒，各色花糕，與一切肴撰，在百花台與愛娘、春畹賞菊。只見依欄繞砌，或栽盆內，或種畦間，換卻東籬淡泊，作成金谷風流。

真是酒美花香，人正在金翠團裡。飲酒中間，愛娘取了白菊一朵，插在春畹的鬢邊，道：「白菊可以延年益壽，六娘雖是半邊人，卻有了孫孫，就戴枝素花，諒亦無妨。」春畹道：「想那年九月中旬，二娘令我送給大娘、三娘玉繡球，可惜那一種上品，如今竟不見了。」言未畢，只見雲屏歎息道：「正統九年九月九日，是與官人起病。今年九月九日，又與六娘起病。他們四個先後辭世，如今只剩你我三人，又皆半老。景物一般，心情頓改。總覺得當年是楓影流丹，桐蔭迭綠。今日是蕉寒碎雨，竹冷淒風。從今以後，又不知誰留誰去，誰有誰無？古人云：『明年此日知誰健，醉把茱萸仔細看』，安得不令人傷感！」說畢，淚珠兒不覺亂滾。愛娘、春畹亦都悽愴。三個人回至正樓下，才用過飯，忽地猛風驟起，真乃濤鳴階下，雷轉簷頭。鐵馬敲殘，金鉤擊斷。將庭左邊梧桐的正乾枝尖吹為兩截。愛娘隨令家丁收拾，雲屏益發不樂。一夜未睡，至次日昏昏沉沉的一天，晚間醒來道：「才夢見二娘坐了轎來按我，說官人與四娘、五娘反目，屢次要送回娘家。因有了兒子，難以遽絕，務要我去和解。我說，你又有子有孫，且係受聘在先，何難料理定須要我？他必不依。一定教去。又說，告訴宣家姐姐田家妹妹，俟豬鼠之年，再行相見。大約我亦不久於人世了，我誓不服藥，我死後諸事從儉，切不可招搖耳目。你兩人亦不必過於傷心，我到耿家，雖無生男育女，卻在嫡母之位，不愁祭享。所恨者，空生一世，碌碌無能，不及六娘處處用心耳。」

愛娘、春畹千方百計勸進藥餌，再不依允，遂於第三日終於正寢，享年五十歲。愛娘、春畹扶屍大痛，一面訃聞親友，一面料理喪事。因遵雲屏臨終之言，一切外事俱皆從儉。

又有曹、石之黨參耿順道：「耿順雖已出嗣，而林氏實其本生。且諸弟幼弱，名為分居，卻乃專擅。今喪葬從薄，心術可知。祈正其罪，以為不孝不友者之戒。」奏入，眾論沸然。

有的說，劉景升兒子豚犬耳，作事憤憤，誠不及前人，何足置齒牙間哉！有的說，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，惡而婉，美而狠，耿順之謂也。有的說，人言紛紛，何所信？耿伯宣被參而神守舉止有如平日，吾知其所由來矣。有的說，吾聞伯宣之居喪也，食不二味，居不重席，泣之目盡腫。紛紛之論，不足以塵明德。因為有這些議論，當事的一時不能斷決。又有林承祖、宣繼宗代為辯駁，方得無事。而林、宣卻以此忤了當事的人，遂致終身不得大用。這是後事不提。

再說愛娘自云屏死後，獨自一人領著三個兒子度日。長接了春畹來住在一處，朝夕相聚，不亞當年，此時愛娘住在康夫人的屋內，將三樓東配樓西配樓，東一所的九畹軒、九迴廊、九臯亭、葡萄園、萱花坪，西一所的目耕樓、臥游軒、如斯亭、蕉鹿庵，百花台，東廂的曉翠亭、午夢亭、晚香亭，西廂的攬秀軒、看山樓等處，重加修整。又將雲屏、夢卿、香兒、彩雲的小影，俱都掛在各人原住的屋內。一日午後，春畹獨自在萱花坪閒走，順步過橋南，從游廊來到櫻桃樹下，玫瑰叢邊。時乃天順三年，春末夏初時候。櫻桃又見垂珠，玫瑰復將吐秀。想起當年晾繡鞋掛金鈴，多少情事，不覺令人心孔欲迷，眼皮發縐。又走到西內屋的窗外，才待揭起雨幕，覺得窗內似有鼻息的光景，又覺得有腳步的光景，仿彷彿佛，又象用火箸在爐內添香的光景。忽然一陣微微的香氣透出窗外，春畹吃一大驚，暗道：「莫非真有魂魄以棲於此？得見一面，死亦可樂！」便將紙窗用手戳破，「望裡一看，得見西壁上灰塵細細，南窗外日影溶溶。急忙忙蜘蛛結網，漫騰騰茫羸依牆，春畹見此光景，不覺得一聲長歎。立了多時，又走到廡座的門前，只見門框上銅環猶在，隔扇邊鐵線依然。又彷彿二娘坐在屏風前大牀上面，只聽不見剪刀牙尺的聲音，在欄杆上坐了片刻，再從東遊廊繞到前邊的院門之外，望裡一看，但見後種的荊花，難比前時的茂盛，新栽的蕉葉，未如舊日的青蔥。珠簾高卷，不聞鸚鵡呼茶。繡戶虛闌，但見烏衣喚婢。忒楞楞風吹窗紙，彷彿琴聲。蕩悠悠日射簷鉤，依稀劍影。戶外徒悲此日，房中空處多年，春畹一發流連，含淚難捨。正在徘徊，忽聽得東角門邊有人叫道：「春姑娘，大爺回來了！」春畹回頭看時，卻是愛娘。愛娘道：「我看你淡淡梳妝，漠漠獨立，大有二十年前光景，我才喚你，你不要想癡了，適才有季親家燕舅爺兩處遠信寄至，我和你一同去拆了看來。」這一來有分教：奇男繼美，有子又且有孫。淑女貽謀，難兄更兼難弟。